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三十九回 順天時三俠稱王 宴李諤諸賢逞法

詩曰： 宦遊西蜀已多年，深感齊君德二天。
聞訃調兵非浪戰，稱王據地自徒然。
暴君失位讎先斃，聖主臨軒詔入川。
虎鬥龍爭神變化，各施幻術晏子賢。

話說杜伏威一行人馬，自回楚州，即于帥府前豎起一面黃旗，上書盡忠二字，自立為天定王。封查訥為總管大元帥，都督內外諸軍事，王驥為護國軍師副元帥，尉遲仲賢為鎮國大將軍，其餘官員，各加官職。薛舉回鎮打探得杜伏威消息，亦豎起黃旗一面，上書全忠二字，自立為西秦王。封王驥為總鎮大元帥，都督內外諸軍事，朱儉皇甫實曹汝豐俱為鎮國大將軍。以下將士，皆陞官爵。張善相知道，亦豎起黃旗一面，上書精忠二字，自立為萬壽王。封常泰為總鎮大元帥，都督內外諸軍事，王驥為護國軍師副元帥，繆一麟黃松為定國大將軍，以下文武將士，俱加官職。三處俱蓋王府宮殿，立宗廟社稷，招賢納士，積草屯糧，聚集軍馬，整頓器械。依舊尊奉齊主承光元年年號，各殺牛宰馬，郊天祀地，祭享宗廟。後賢有詩為證：

俠氣凌霄漢，精忠貫日月。
先後如一心，始終盡臣節。

再說周高祖滅齊之後，聚集文武官員，計議取蜀。大都督楊素奏道：「臣聞西蜀杜伏威等，國富兵強，山川險阻，近知陛下滅齊，他即據地稱王，其志不小。非智勇足備之將，不足以當之。邇者陳人窺我滅齊，心必妒忌，徐兗二州與彼境接壤，豈無垂涎之意？若陛下親征，提兵遠出，彼必乘虛而襲。內難不靖，焉能外攻？臣愚不如先陳後蜀，以次蠶食，方可一統山河，內外無慮。」周高祖心下猶豫不決。忽探馬報：陳國差鎮南將軍吳明徹，督領大軍三萬侵犯邊界。周高祖笑道：「不出楊都督之所料也。」即授楊素為大元帥，總督軍馬，彭城王宇文軌為副元帥，一同迎敵。楊素率精兵，出間道截吳明徹糧草要路。不及半月，吳明徹無糧，軍士盡皆潰散。宇文軌乘機攻進，吳明徹大敗，身中流矢，被周兵所擒，部下軍馬器械輜重，盡沒于周。因此結怨，戰爭不息，兩下牽制，周主不敢興兵入蜀。

建德七年五月，周高祖病篤駕崩，群臣奉太子贇即位，是為宣帝，建號宣政。未及一年，傳位于太子闡，稱為靜帝，改元大象。靜帝寵用一員大臣，職居首相，權傾內外。此人姓楊名堅，小字那羅延，弘農華陰縣人也，漢朝太尉楊震之後。其父名忠，出仕東魏，後東魏禪位于周世宗，楊忠又事周為司馬，屢建功勳，封為隋國公。忠死，楊堅襲父之爵，執掌朝綱，位居冢宰，總督內外軍馬。革周朝苛政，更為寬大，選拔人材，躬履節儉，天下大悅。未及一年，進爵為王。是時乃周大象三年春，周靜帝下詔，遜位于隋王楊堅，自居別宮。楊堅遂即皇帝位，建號開皇元年。文臣有高穎、蘇威、李林、李諤輔佐，武將有楊素、韓擒虎、賀若弼統兵，天下疆國，隋國已得其七。

此時陳後主叔寶，年幼無德，溺于女色，光昭殿前起造臨春閣、結綺閣、望仙閣，各高數百丈，連延數百間。門窗欄杆妝飾，皆是沉檀異木。外施珠簾，內有寶床寶帳，玩器寶貝，堆積如山，每微風漸至，香聞數里。其上積石為山，引水為池，雜植奇花異卉，晝夜飲酒作樂。嬪妃綠女皆為女學士，與詞人才子共賦詩，互相贈答，選其新艷者，編為樂府新聲，擇宮女千餘，習而歌之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、臨春樂府，君臣酣歌暢飲，自夜達旦。諫官皆遭殺戮，奸佞濫叨爵位，天下大亂，盜賊蜂起。

隋帝遣賀若弼自北道，韓擒虎自南道，水陸並進伐陳，軍威大振，沿江守將望風而遁。陳國驃騎將軍任忠迎降，引韓擒虎直入朱雀門，來擒陳主，宮中大亂，君臣各不相顧。陳主慌迫，自投御園井中。軍人窺見，將繩索引之而上，執送長安。自是陳亡，隋家混一區宇。

隋文帝與文武群臣議曰：「朕今日成一統，四夷賓服，只有隴西一帶地面，被杜伏威薛舉張善相三人所據，朕欲發兵討之，眾卿以為何如？」賀若弼道：「杜伏威等小寇，疥癬之疾耳。臣請得精兵一萬，數月間必斬三賊之首，獻于陛下。」只見一大臣紫袍金帶，象簡烏紗，出班諫阻。文帝視之，乃諫議大夫阮繪也。原來阮繪自同尹氏回家，一載後，奉母命往長安訪親，與司徒高穎是兩姨兄弟，高穎薦之于隋公，授漢陽縣令，歷有政勳。後隋公即位，欽取為諫議大夫，直言敢諫，不畏權倖，文帝重之。當下見帝有征蜀之議。出班道：「賀將軍雖然英勇，不知杜伏威薛舉張善相三人，非等閑小寇可比。杜伏威深通天文，兼精法術，施仁好義，甚得民心。薛舉勇力超群，萬夫莫擋。張善相抱負奇偉，精通韜略。況路途險阻，糧食不繼，彼若深溝高壘，自守不戰，則進難與交鋒，退又恐其掩襲，徒費錢糧，空勞兵力，無濟于事。依臣愚見，只宜遣一介使臣，賜以優詔厚幣，誘其歸服，此為上策。如彼倔強不從，然後加兵。此乃先禮而後兵，攻無不取也。」隋文帝道：「卿言甚善。」隨寫三道詔書，各賜黃金千兩，綵段千疋，差侍中御史李諤，即日起程。

李諤陛辭文帝，齎詔取路，來到信州地界，卻是西秦王薛舉所轄。李諤先差部下裨將進城通報。薛舉差官上城探望，回覆道：「止有李御史一人，部下裨將數員，僕從數百人而已。」薛舉宣王驥、朱儉、皇甫實、曹汝豐上殿商議。王驥道：「臣聞李諤乃隋文帝第一個直臣，文武全材，此來必為說客，下說詞誘主公降隋之意，必帶詔書禮物，主公不可收之，詔書亦不可開讀，且先問了來意，厚禮相待，安頓館驛中。差官星夜迎請林師爺、天定王、萬壽王、查近仁會議定了，然後見機而動，庶無差失。」薛舉依言，即差王驥曹汝豐二將迎接李諤入城，留在館驛安歇。次日，薛舉差官迎請李諤相見。薛舉降階相迎，至殿上相見，賓主而坐。薛舉躬身道：「久仰侍中大德，關山修阻，不克領教。今幸光臨，足慰渴想。」李諤道：「區區一介儒生，何足掛齒！久慕大王英名蓋世，德政遠敷，素所畏服。但大王懷不世之才，抱孫吳之略，戰勝攻取，若能輔真英主，以定天下，雖古良將，不能過也。何乃竊據一方，僭稱年號？位非天子，爵非諸侯，雖然雄霸一時，終非久長之業。今我主上仁明雄略，尊賢禮士，天下歸心，四海賓服，山河一統，止大王等未曾歸附耳。吾聞識時務者，呼為俊傑。以一隅而欲與全隋抗衡，如螳臂之捍泰山，多見其不敵也。今主上聞大王等忠義素著，不忍加兵，特差李某送黃金千兩，綵段千疋，詔書一通，禮請歸朝。伏乞大王改邪歸正，名垂千載。莫以某言為迂，實有益于大王也。」

薛舉道：「承天子洪恩，感侍中大德，本宜拜命趨朝，奈孤等兄弟三人，同盟一體，凡有事務，必待天定王萬壽王相會之後，方有定議。詔書未敢開讀，幣禮未敢擅收，伏乞侍中海涵。」乃大設宴款待，送于賓館安息。過了數日，林澹然、杜伏威、張善相、查訥陸續皆到信州，薛舉迎入，一一相見，備言此事。林澹然道：「俺夜觀乾象，隋帝亦非真主。聞其為人，猜忌苛察，所信讒言。子弟如讎，多疑好殺，惟以詐力取天下，諸子弟驕恣無德，非久遠之基也。聖人云：得之易，失之亦易。只三百年，必為亡周之續矣。但當今已成一統，豈容汝輩各據一方？若不歸服，必起戰爭，生靈塗炭。率爾投順，又非保全之計。進退皆難，未可造次。」查訥道：「某仰觀天象，與師爺所論相同。隋帝無德而居大統，加以子孫自相戕賊，亡可翹足而待也。今賴文臣武士協忠相輔，得以夷陳滅齊，禪周主之大位。彼不加兵取蜀，而反以禮聘，是先禮後兵之術也。拒絕之，必起傾國之兵而來，又恐寡不敵眾；一旦以土地歸之，又慮不能保其始終。為今計，彼以禮來，吾且以禮答，厚待李諤，贈之金帛。隋帝聘幣，加倍還之，以為貢獻。暫奉其正朔，以為西蜀一帶地面，蠻獠錯雜，不時變亂，三主鎮守數年，民夷貼服，四境安寧，若一旦擅離，恐獠蠻依舊作亂，百姓遭殃，為害不小。懇乞天恩，欽賜舊職鎮守，以為西北保障，歲貢不廢。朝廷有事，必來赴援。隋帝若知機，從吾等所請，且暫稱臣，數兵自守，待時而動。如其不然，遣軍發馬遠來，蜀地險峻，糧草不繼，我等守險塞要，堅壁不戰，待彼師老糧盡，退軍之時，然後出奇兵以撓其後，雖不能全勝，亦可使隋軍喪膽。又有一計，秋收之際，佯徵軍馬，聲言掩襲，彼必屯兵守

衛，足以廢農時，彼兵既聚，我即解甲。彼兵已退，我復進軍。虛虛實實，使其不得安逸。我再陰蓄精銳，收錄豪傑，俟隙而舉，則天下大事，未可知也。」林澹然道：「近仁陳說大計，深合玄機。天數已定，非人力所能幹旋，不如屈節降之，再圖後舉。」杜伏威張善相俱各拱聽。商議已定。

次日，排香案迎接李諤進殿，開讀三道詔書：

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朕承天命，撫有輿圖，四海擴清，妖氛淨掃。惟爾西蜀杜伏威等，竊據一方，尚未納款。朕念生靈塗炭，不忍加兵，特遣殿前侍御史李諤，齎到黃金百鎰，綵段千端，遠聘賢豪，委以重任。詔書到日，爾其悉將所蒞土地甲兵，歸附朝廷，無廢朕命，則明良會合，寵渥有加。欽哉故詔。 開皇二年七月日詔。

眾人謝恩畢，林澹然上前和李諤相見，次後一一行禮。李諤坐了客席，林澹然坐了主位，杜伏威等次序列坐。李諤見林澹然是一個老和尚，三王以師禮事之，心下疑惑。又看杜伏威、薛舉、張善相、查訥等，人材魁偉，相貌英雄，心下分欽敬。躬身問道：

「老禪師高姓尊號，壽齡幾何？」林澹然道：「老僧姓林，法名太空，別號澹然。今庚已是九一歲矣。」李諤驚道：「觀吾師尊顏，不過半百，豈料壽近期頤，非全真內養，何能致此！」林澹然道：「老朽雖生，已無益於人世。」指著四人道：「這是天定王杜，這是西秦王薛，這是萬壽王張，這是護國軍師查，皆出老僧門下，頗識兵機，亦通武藝。適見天子詔書，足感皇上洪恩。又聞西秦王達侍中鈞旨，銘刻肺腑，本當赴朝面聖，奈其中事有委曲，老僧只得稟明。當初蒙齊後主大恩，封天定王等三將留守西蜀。蒞任以來，屢遭蠻獠叛亂，王等再三征討，方得貼服，數年幸而安息。今若擅離此地，猶恐變亂復生，殘民擾境，為禍匪輕。乞侍中轉達聖聰，三王願稱臣奉貢，遵天子正朔，歲歲獻納不廢。朝廷如有差調，無不竭忠用命。懇求天恩，錫以王爵，願為國家西蜀之保障。若得允從，皆出侍中之賜也。」

李諤道：「皇上久聞三位大王英名，故差李某聘請，並無他意。今若稱臣貢獻，遵奉正朔，足見大王等高明遠見，應天順人，聖主良臣，共成王業。李某回朝，必當代三王轉奏。」林澹然等同聲稱謝。

說話間，筵席已備，邀李諤赴宴，酒至數巡，樂供幾套。李諤辭道：「下官天性不飲，感禪師諸位盛雅，不得不領數盃。今已醅酌，即此告辭。」杜伏威道：「粗饒薄酒，非待天使之禮。倘蒙不棄，盡醉為感。」李諤只得又飲數盃，正欲推辭，只見座中查訥起身道：「自古酒以合歡，非選伎徵歌，不足以鼓樂興。鼓樂之類，皆係尋常。僕幼年頗諳音律，亦嘗歌詠，今有小詩，意欲獻笑侑觴，不識可乎？」李諤道：「承不吝金玉，下官拱聽，」查訥擊節而歌道：

西蜀宣威百萬兵，將軍號令自嚴明。旗穿麗日雲霞燦，山倚秋空劍戟嶒。鼓角聲催巫峽曉，旌旗照影錦江春。九重恩澤從天降，悉秉丹衷拜紫宸。

查訥歌罷，清音遶梁。李諤大喜稱謝。查訥命內侍進酒，李諤立盡三觴。

少頃，薛舉張善相起身道：「適查近仁奉歌勸酒，侍中不拒，愚弟兄不能歌，但舞劍以助一笑。」李諤辭道：「焉敢勞二位大王，李某實不能飲矣。」薛舉道：「侍中休笑，試觀一擊，以侑三觴。」說罷，和張善相即于筵前卸下錦袍金冠，換卻扎巾繡襖，手持雙劍，拽步出席，到殿中對舞。李諤看了，目炫神驚。有詩為證：

雙龍飛躍雲電泣，六尺潛驚鬼魅愁。

試看二王相對舞，直須斬卻佞臣頭。

張薛二王舞罷，李諤喝采道：「二王劍法，天下無敵，四海不足定矣！」薛舉張善相遜謝，內侍即忙進酒，李諤又飲三觴。

林澹然道：「李侍中誠為酒海，杜郎可無侑酒之物乎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有，惟恐侍中不可口耳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他物不足為奇，惟鮮桃庶可下酒。」杜伏威走入殿中，步罡捻訣，口誦真言。只見風過處，現出兩個青衣童子，躬身道：「吾師有何使令？」杜伏威道：「今有天使李大人在此飲酒，無以為敬，可取仙桃二枚，麻姑酒一壺來獻。」童子唯唯，騰空而去。少頃，一個童子捧桃，一個捧酒，從空而下。杜伏威接了桃酒，送與李諤，發付二童子去了。李諤驚異問道：「童子何人，何為桃酒從空而得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此乃仙桃，非凡果也，侍中食之，可以延年。此酒亦是仙酒，侍中飲之，可以除病。二童子仙童也，適從蓬萊至此，今已歸彼處矣。」李諤謝道：「下官有緣，得大王賜此仙品，感激不盡。」喫桃之味，香美異常；飲酒下咽，神氣清徹，心中大喜。內侍們又欲進酒，李諤再三推辭。杜伏威分付撤席。

此時已是二更，天色晴朗，月明如晝。林澹然一行人邀李諤入殿後花園亭子上坐下，閑談玩月。李諤指月道：「這一輪玉鏡，不知照遍了古今多少豪傑，正是皓月照今古，英雄何在哉！」正嘆息間，見微風漸起，彩雲數道，盪漾中天。李諤道：「雲氣變幻無窮，倏忽如龍似虎。人情世態，大率相同。」林澹然道：「龍行雲護，虎嘯風生，此皆世間氣物相感，侍中曾見之乎？」李諤道：「下官自幼曾一見活虎，若龍乃神物，絕不可得一睹也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張郎試取神虎與傳中觀之。」張善相承命，袖中取出一小葫蘆，長有三寸許。右手執之，左手捻訣，口中默誦咒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聽得呼呼風響，葫蘆口內跳出一虎，大如桃核，躍在地上，乘風把頭一搖，就地滾上數滾，變成一個斑斕錦毛大虎，咆哮可畏。李諤仔細看時，但見：

錦毛遍體，脊上閃一帶青絲利爪四舒，口內排兩行劍戟。雙睛炯炯，電光閃爍逼人寒。鐵尾班班，雷震咆哮諸獸恐。須信道風中隱豹，真個是氣可吞牛。南山白額人皆懼，東海黃公見必愁。

李諤看了，暗暗稱奇。林澹然喝道：「孽畜還不皈依！」那錦毛虎就伏在亭子西首不動。林澹然又顧薛舉道：「張郎取虎，爾試取神龍，以助一笑。」薛舉承命，即于張善相手中取葫蘆過來，亦捻訣誦咒語。又一陣風起，葫蘆口內飛出一龍，大如蚯蚓，乘著風盤旋數轉，變成一條大黃龍，飛舞于園內。李諤仔細再看，但見：

雷霆乘變化，風雨助驅馳。頭角崢嶸森森，滿身鱗甲。爪牙峻利赤耀耀，兩道虬鬚。來海嶠千里奔騰，過禹門只須一躍。明珠藏領下，有翻江攪海之威。喉內隱逆鱗，具旋乾轉坤之勢。若非大禹舟中見，定是延平澤內飛。

那龍盤舞了一會，林澹然喝教收斂，那條龍昂首蟠于亭子東首柱上。

這時節已有五更，只見斜月挂山，玉繩低轉。李諤道：「天將曉矣，二位大王可發付二靈去罷。」薛舉張善相又念真言，見兩個神將乘雲而下，一個三眼四臂，一個三頭六臂，奇怪可畏，立于亭前道：「吾師有何法旨？」張薛齊道：「今夜李大人賞月，無以為樂，遣水族山君召二神一戲。伏虎者騎虎，降龍者乘龍，各逞神通，毋得怠慢！」那兩員神將應諾，一個乘龍者三眼四臂，一個跨虎者三頭六臂，各使器械，共有般：鎗、刀、劍、戟、鏢、杵、叉、鈿、鋼鞭、大斧，在花園內空中一來一往，大殺一場。但見：

陰雲蔽月，殺氣漫空。騎龍的怒容青臉，銅鈴眼放萬道金光。騎虎的倒豎赤鬚，血盆口吐千條火燄。一個盤旋轉旋，劈開山岳伏龍神。一個跳躍奔騰，掀轉乾坤降虎將。刀對斧叮噹音響，鈿擊杵嘩刺聲鳴。天王見了也躬身，地煞遇時須拱手。

李諤看得眼花，驚得神竦，稱羨不已。那神將鬥了一會，林澹然喝聲：「住手！」只見這兩員神將，乘龍騎虎，騰空而去，一陣狂風過處，都不見了。李諤不住口喝采。

林澹然道：「二王戲術耳，不足為奇，老僧也取一物相贈。」命內使打掃淨室，內置大紙二幅，文房四寶，閉上房門。三王並眾人俱拱立以觀聖作。只見林澹然手拿蠅拂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：「疾！」少頃，將蠅拂柄擊門一下，聽得擱筆之聲，澹然令開門進看，原來畫成兩幅好畫：一幅畫那龍在雲霧中，波濤洶湧，名為群龍出海圖。一圖畫高崗之上，梧桐之下，鳳凰一隻，對日長鳴，名為丹鳳朝陽圖，上俱題僧繇寫。乃晉朝張僧繇，畫龍不點睛之人，真仙筆也。林澹然對李諤道：「此幅丹鳳圖，若久雨不晴，不必諸般祈禱，只把這幅圖掛起，即刻雲收雨散，紅日當空。若掛一月，一月不雨，掛一年，一年不雨。要雨時，必須收起此畫，不然，再不得下雨也。這幅群龍圖，若久晴不雨，但把此畫掛起，立時烏雲蔽空，猛雨如注。若要晴時，須收起此畫。」查訥問道：「師爺，此畫實為奇寶。倘兩圖齊挂，豈不又晴又雨乎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不然。要雨處方掛群龍圖，要晴處方掛丹鳳圖。若

兩下齊掛，則晴處自晴，雨處自雨，不相妨礙，所以為妙。若掛作一處，又不大晴，又不大雨，是為陰天。其應如響，不可輕襲。將丹鳳圖裱起進貢皇上，為鎮國之寶。將群龍圖裱起，贈與侍中，為傳家之寶，聊伸老僧芹意。」李諤大喜，頓首拜謝。

說話之間，不覺城市雞鳴，已是天曉。李諤身子困倦，就在花園書室中，憑几而睡。午後又整筵席相待。一連住了數日，李諤拜辭要行。林澹然等再三款留不住，只得置酒餞行。杜伏威薛舉張善相共修三道表章，稱臣貢獻，各進金銀二車，明珠□顆，白玉屏風四架，珠簾二挂，蜀錦千端，璧玉圭一方，仙畫一幅。李諤又各各厚贈寶物仙畫。林澹然等直送至南陀驛分別。

李諤帶了僕從，一路無話，直到京都，朝見隋文帝，舞蹈畢。文帝道：「勞卿遠使西蜀，事體若何？」李諤奏道：「托陛下洪福，入蜀不費辭說，西秦王薛舉天定王杜伏威萬壽王張善相接了聖諭，情願稱臣奉朔，歲歲貢獻不廢。但言西蜀蠻獠錯雜，朝更夕變，性若犬羊，不服王化。一自三王出鎮，蠻獠盡皆畏服；若一旦擅離，惟恐生變，百姓遭迍。懇乞天恩，賜以王爵，復鎮西蜀，誓不更變。朝廷有事，出軍相助。陛下不如將機就機，待以優禮，賜以王位，恩結其心，亦足為西北一帶地方之保障。還有一個老僧，年逾九□，德行清高，姓林，法名太空。一個軍師查訥，字近仁，上知天文，深通韜略。二人皆精陰符變幻之術，他言上觀天象，陛下乃真命之主，所以舒誠納款，有表文進獻。外貢金銀珠玉仙畫等件。」將丹鳳圖陳說一遍。文帝看了大悅，分付內帑宦官，將寶貝金珠收貯，仙畫鎮庫。李諤又將夜間酌酒歌舞、桃酒、龍虎變幻之法，逐一陳奏。文帝即敕禮部鑄造天定王、西秦王、萬壽王金印三顆，造金冠三頂，玉帶三條，蟒龍錦袍三襲，珠履三雙，寶劍三口，外又敕封林太空為通天護國普靜正教禪師，賜一品服，差行人官魯丑為使，齎奉旨意御賜等物，往西蜀欽賜三王。有詩為證：

昔日三齊偽，今朝三伙真。

不須親納陸，聲譽振神京。

話說林澹然送李諤起程後，即要歸山，薛舉苦死留住，先送杜伏威張善相查訥回鎮。撥宦官□人伏侍林澹然，在後宮花園內，晨昏問候，慇懃孝敬，曲盡定省之道。過了數月，忽報朝廷差官來到。薛舉迎接入城，開讀聖旨。魯丑捧過西秦王金印和冠帶、錦袍、珠履、寶劍，薛舉謝恩已畢，請出林澹然，拜受皇封御服，厚待天使。魯丑作別起行，到杜伏威張善相兩處去了。三處俱差官上表謝恩。

林澹然在西秦王宮中將及一載，一日要回峨嵋山。薛舉只得送別，差內官將士數□餘人，直護送至青州張善相處。善相迎接入城，重賞人眾，發付回鎮。林澹然在張善相宮內又住了數日，要回山上。張善相命擺鑾輿輿簿奉送，林澹然止住不用，只取山轎一乘，宦官人役，送至峨嵋山而返。樵雲印月接入庵內，稽首問候起居。林澹然坐下，只見小童擺耳前來，搖頭跳躍。林澹然問樵雲：「老蜜為何不見？」樵雲道：「大爺去後不及一月，老蜜往山後澗中喫水，失腳踏下崖去，登時跌死，已埋在山凹之內。」林澹然又問：「老鍾一向好麼？」樵雲道：「老鍾向來愈加羸瘦，近有□餘日不食，每向太爺禪座前蹲踞瞻望，悲號長吼，似有望太爺不來之意，昨日午時，死于洞內。適纔和師兄正欲葬之，不期太爺回來了。」林澹然聽罷，兩目垂淚，長嘆道：「老鍾雖墮畜道，俺一言點化，即能解悟，此去必歸正道。可惜臨死不曾與之一決，可憐可憐！老僧這等命薄，數年已來，張太公、苗知碩、沈性成、胡性定相繼西歸，幸有老鍾相伴，亦為兩世之交，今又長逝，深可痛惜！」嘆罷，令印月樵雲抬虎放于庵前，四圍堆積柴薪，林澹然端坐于虎屍之側，先念一卷消災解冤懺，又念一卷楞嚴上品經，後誦往生淨土咒，親自下火，口中念動偈語云：

虎虎虎，眼射金光威耀武，身披文彩斑斕，腹布刀鎗旗鼓。三生孽障相牽，兩世空來辛苦。一言點化之後，解悟皈依西祖。嘆！從今脫卻臭皮囊，萬道霞光歸淨土。

念罷，舉火點著四圍，火焰騰騰。林澹然向西合掌念佛，頃刻間，虎已焚化，只有心不燬爛。樵雲將柴棒去撥，林澹然止住道：「不可！待其自化，方現靈光。」說話未畢，只聽燐燐之聲，心花分為六瓣，五道青煙從中而起，直透半空，結為一處，盤旋半晌，往西漸漸而散。再看時，心已成灰。林澹然大喜，高誦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無量壽佛。印月問道：「老鍾之心久煉方開，中有青煙沖空旋繞，此是何意？」林澹然道：「此乃老鍾返本還元處。心開六瓣者，六根俱淨。煙分五道者，五蘊皆空。」印月樵雲一齊合掌，同聲念佛。次日將虎骨葬于石洞之前，疊土成墳，疊石為基，至今虎洞遺跡尚存。有詩為證：

生前何事戀煙花？變畜須知一念差。

幸悟良言持釋戒，靈歸西境樂無涯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隋文帝得杜伏威等歸服，一統天下，風調雨順，四海清寧，倉庫充盈，萬民樂業，國家全盛，太平無事。文帝有東宮太子名勇，為人柔儒，樸實無智。次子名廣，小字阿摩，為人資辨敏捷，貪虛荒淫。初封晉王，貪心不足，欲奪其兄之位，與總管宇文述商議謀害之策。宇文述道：「殿下欲謀東宮，何難之有？必須得這個人輔佐，事必成也。」廣問何人，宇文述薦右僕射楊素大有權謀，殿下何不不求之？晉王召楊素密謀此事。楊素道：「殿下欲謀兄位，只是承順父心，曲盡孝道，自然此位可得。」自此宇文述楊素每每見文帝，稱羨晉王仁孝恭儉，謙己下士，有人君之度。東宮懦弱無才，不足以承大統。文帝果然聽之。開皇二□年春，隋文帝下詔廢太子勇為藩王，立晉王廣為皇太子。晉王既立，未及數月，暗將太子勇毒死。至仁壽四年正月，晉王弒父文帝于大寶殿，自登大位，號為煬帝，改元大業元年。

煬帝登基之後，縱恣為樂，日夜歌舞，不理朝政。欽差舍人封德彝宇文愷二人營造洛陽顯仁宮，南接白澗，北跨洛濱，起自大江以南，五嶺以北，採取奇材異石，納於其中。又求海內琪花瑤草，珍禽異獸，充入苑囿。自長安至江都，造離宮四□餘所。又遣黃門侍郎王弘，往江南造龍舟數萬艘，官吏督促嚴緊，役丁日夜營造，死者相望於道。開永濟之渠，引沁水南達黃河，北通涿郡，穿江南海道，起自京口，直至餘杭，八百餘里。置洛口倉于鞏城，週圍二□里，內穿三千窖。造興洛倉路陌北城，週圍□里，內穿三百窖，每窖內皆藏米粟，以防急用。五月間築成西苑，週圍二百里，內開大海，方圓□餘里，造成方丈蓬萊諸山，高百餘尺。臺觀宮殿，錯落山上。苑內亦種奇花異卉，四時遊玩。到秋冬樹木凋落，剪雜綠為花，綴在枝條之上。顏色被風吹壞，復加更換。池沼之中，亦剪綠為荷，晝夜笙歌不徹。每遇秋夜月明，縱宮女數千，跨駿馬遨遊西苑，作清夜遊曲，馬上歌舞。國政廢弛，無日不治宮殿苑囿，兩京至江都，苑囿亭殿，不知其數，久而亦厭。

總管宇文愷揣知上意，選天下山川勝景之圖獻上。煬帝遍覽圖景，知汾州地勢坦平，可以蓋造宮殿，手詔工部官員，即于汾州地界造成宮殿，瓊樓綺閣，極其光彩，煬帝竟在汾州快樂。此時朝廷重斂，有司官員更是貪酷不仁，百姓受苦，輾轉流離。胡曾先生有詩嘆曰：

千里長河一旦開，亡隋波浪九天來。

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悵龍舟更不回。

隋煬帝篡位，一統山河，海外四夷，年年朝貢，只有高麗國王，屢歲不來貢獻。煬帝大怒，于大業六年春，下詔討高麗，差幽州總管元弘嗣，往東萊海口，造大船三百隻。官吏督促甚嚴，民夫晝夜立在水中，不敢停息。腰腹之下，盡皆生蛆，死者數萬。調發天下軍兵，皆會于涿郡。江淮一帶船隻，首尾連接，千有餘里，來往人役不絕，死者相枕。正是：

萬姓遭殃，黎民塗炭。

有詞為證，詞名卜算子：

煬帝急差徭，百姓遭塗炭。夫妻手足盡分離，父子不相見。未畢城郭工，又欲興宮殿。觸體朽骨積如山，激動英雄變。

隋煬帝調發天下精兵，征討高麗，詔書到西蜀，杜伏威薛舉張善相兄弟商議不定。張善相車駕到草庵，參見林澹然，以求良策。林澹然道：「隋煬帝弒父之賊，加以荒淫無道，不理國政，上千天怒，下結民怨，眼見得喪亡無日，但不知鹿死誰手，如今又動兵遠出，是自取敗亡，爾等若助軍馬，徒送眾軍性命，如不遵調遣，又背前言，激逆賊之怒，高麗未征，旌旗先指西蜀矣。不如各鎮且助兵五千，糧米三千石，托言邊郡四散鎮守，一時難以畢集。三鎮共先進軍一萬五千，然後陸續進發，待彼征高麗敗妥之

餘，自守不暇，豈能問罪于他人？連月來俺占雲氣，見太原分野，王氣極盛，帝星明朗，此地必有真人。□餘年後，天下大定，隋朝氣數只此而已。」張善相辭了林澹然回青州，發檄文知會天定王西秦王。三處厚賜天使，各助軍士五千，糧米三千石。天使帶領軍馬回朝，覆奏煬帝。煬帝御駕親征高麗，詔徵天下軍馬，皆會聚于平陵，共一百□二萬三千八百人，車駕渡遼。高麗王見隋帝大兵聚集，不敢出戰，分兵堅守，暗遣沙壘、鄧五斗、武洞、駱思德四將帶領精兵，四山焚劫隋軍糧草。隋軍乏糧，自相變亂，諸將皆無戰心，各思退步。高麗王大發軍馬追殺，隋軍大敗，眾將只護得隋煬帝而逃，全軍敗沒。

大業八年，京城地震五番。六月朔日，有黑氣千餘丈，飛入太極殿中。七月，有虹光現于玉堂原，城外高山，盡皆崩裂。天下大亂，盜賊如林，各據一方，稱王道帝，共有六□四處煙塵。先說一人，姓竇名建德，員州人氏，軍官出身，聚集勇將孫安祖、張金稱、高士達，招兵買馬，共得五萬餘人，打州劫縣，據地稱王。又有一人姓李名密，字玄邃，遼東襄平人，輔佐楊玄感為王。有大將翟讓、李世勣、王伯當，起兵黎陽，占據滎陽郡，所向皆捷。據興洛倉，復駐紮鞏城，聲勢大振。朱燦起兵南陽，稱為楚帝。郭子和起兵榆林，號永樂王。王須拔起兵恆定，號漫天王。又有劉武周、林士弘、李子通、邵江海、劉元進、汪華、徐圓朗、左才相、梁師都，各各占據城池，互相征伐。遍處表章不絕到樞密院來。煬帝聞報，驚慌無措，御筆親寫詔書，欽差右驍衛將軍唐國公李淵為太原留守，虎賁中郎將王威、虎牙中郎將高君雅二人為副留守，調遣關右□三郡軍馬征討群賊。

卻說李淵字叔德，隴西成紀人氏。其祖李虎仕魏，封唐國公。父李昺襲封其爵，生淵于長安，胸生三乳，立性仁厚，襲封唐公。取竇毅之女為夫人，生四子，長名建成，次世民，三玄霸，四元吉。李世民年方四歲，有書生見而異之，嘆道：「此子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其年及冠，必能濟世安民。」李淵厚待書生，既而辭去。李淵懼其語泄，使人分頭追殺，竟無蹤跡，因以為神。故採其語，名世民。有詩為證：

龍姿鳳表自天成，首出能教海嶽清。

濟世安民真帝主，行看四野息煙塵。

再說李淵奉旨率領高君雅、王威二將，長子建成、次子世民，起馬步兵五萬，征討眾賊。雖然屢戰屢勝，爭奈盜賊甚多，朝降暮反，只有山西、河南附近地方，略為平靜。忽報邊城軍士結連胡虜作叛，勢甚猖獗，官兵屢敗，求兵救拔。吏部侍郎裴矩力勸煬帝親征，煬帝敕虞世基為總兵都督大元帥，帶領馬步軍兵三萬為前隊，煬帝自統精兵七萬、戰將百員，御駕親征。大軍將到雁門，虜王突厥徹圍而走，誘隋煬帝軍馬入關，親督鐵騎四□萬，攻打雁門劫駕。金鼓之聲，震動天地。正是：

龍游淺水遭蝦戲，虎入平林被犬欺。

不知煬帝如何退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